

# 闽南方言情态结构“会/𡗗(得)通”的语义演变

陈曼君, 柯以榕

(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𡗗(得)通”“会(得)通”首先出现的都是三音节。“𡗗得通”诞生于明刊戏文,“会得通”始见于清末。两者都是出于语用的需要,分别由情态动词“𡗗得”“会得”和情态动词“通”组合而成,组合后都凝成一个整体,在日据时期得到大发展。“𡗗通”和“会通”分别是“𡗗得通”和“会得通”的省略,都始见于日据时期。“𡗗通”和“会通”出现后,它们的语义演变几乎和“𡗗得通”“会得通”的语义演变是一致的,都是多方向进行的。“会(得)通”的语义有3个演变方向,“𡗗(得)通”的语义有2个演变方向。不过,三音节和两音节的语义演变大同中有小异。这是它们内部发展不平衡和内部相互竞争的结果。“会(得)通”的语义演变符合人类语言情态义的演变共性。“𡗗(得)通”的语义演变既体现人类语言情态义的演变共性,也体现出闽南方言情态义演变的类型特征和罕见的特征。到了现代闽南方言,“𡗗(得)通”“会(得)通”在与其他同义结构竞争中处于劣势,且呈现出不同程度被其他同义结构取代的趋势。

**[关键词]** 情态结构; 情态; 语义演变; 闽南方言

**[中图分类号]** H 17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3) 06-0059-12

## 一、引言

助动词“通”在闽台闽南方言(下称“闽南方言”)的分布很广,使用频率很高。早在明清闽南方言戏文里,助动词“通”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了现代闽南方言,它更是得到不断的发展。不管是在明清闽南方言戏文里,还是在现代闽南方言口语里,助动词“通”都主要出现于以下3种结构:(1)(NP)+通+VP;(2)(NP)+neg/affm+(得)+通+VP;(3)(NP1)+无/有NP2+通+VP<sup>[1]112</sup>。此外,在明清闽南方言戏文和现代闽南方言里,“通”还可以出现于第4种结构:(NP1)+VP1+通+VP2。到了现代闽南方言,这一结构又发展出“(NP)+VP1+neg/affm+(得)+通+VP2”结构。

前3种结构中,第2种结构最具特色,其中的肯定词(affm)和否定词(neg)往往可以正反对举,形成一组组反义词。具体有这么几对:

有-无(没有)、会-𡗗(不会)、卜(要)-不,等。它们可以同助动词“通”构成“有通”和“无通”,“会(得)通”和“𡗗(得)通”,“卜通”和“不通”等几组情态结构<sup>[1]112</sup>。如果我们放眼历史,放眼早期的闽南方言书面语料——明清闽南方言戏文,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从早期的闽南方言戏文开始,“通”就都可以与上述这些肯定词和否定词组合的。“通”与这些肯定词和否定词的组合,是慢慢发展起来的。直到现代闽南方言,有的才渐趋成熟,有的还处于发展之中。而且“肯定词+通”和“否定词+通”结构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sup>[2]40</sup>。

“(NP)+VP1+neg/affm+(得)+通+VP2”结构中的“neg/affm+(得)+通”和“(NP)+neg/affm+(得)+通+VP”结构中的“neg/affm+(得)+通”有较大的不同,后者能正反对举的“有通-无通”“会(得)通-𡗗(得)通”“卜通-不通”3对情态结构,到了前者只剩下“会(得)通-𡗗(得)

**[收稿日期]** 2022-07-08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20B129);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JSZM2020029)

**[作者简介]** 陈曼君(1969—),女,福建泉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方言语法研究。

通”这对正反对举结构。事实上,前者的用法和后者的用法相比,有极大的不同,具体见陈曼君《15世纪以来闽南方言助动词“通”的语法化》<sup>[3]244</sup>。本研究旨在梳理后者中“会/𪔐+(得)+通”结构的语义演变路径。

“会/𪔐+(得)+通”中的“通”是一个情态助动词,它与“会/𪔐+(得)”结合后整个结构仍然属于情态范畴。关于情态理论,Von Wright、

Lyons、Palmer、Bybee等人,做了非常精彩的分析<sup>[4-8]</sup>。目前针对情态的分类,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研究采用Palmer等人比较通行的三分法,即情态可以分为动力情态、道义情态和知识情态3种<sup>[6]</sup>。关于这3种情态的定义及其内部的分类,具体见陈曼君《闽南语“(NP)+通+VP”中“通”的语义演变》<sup>[2]75</sup>和朱冠明《情态与汉语情态动词》及文中的表格<sup>[9]19</sup>(见表1)。

表1 汉语情态动词分类表<sup>①</sup>

程度	知识情态	道义情态		动力情态	
		该允	估价	主语指向	中性(条件)
可能性	可能他~到上海了	可以你~进来			能从苏州一小时就~到上海
盖然性	应该他~到上海了	应该你~进来	I 配他不~当班长 II 值得这本书~看	I 能他~说德语 II 愿意我~一个人去	
必然性	一定	必须你~进来			必须总统~对选民负责

本研究考察的语料既包括历史文献,也包括现代闽南方言。所考察的历史文献主要是明清时期用闽南方言写成的戏文,具体有明嘉靖刊《荔镜记》(1566年)<sup>[10]</sup>,明万历刊《荔枝记》(1581年)<sup>[11]</sup>,清顺治刊《荔枝记》(1652年)<sup>[12]</sup>,清道光刊《荔枝记》(1831年)<sup>[13]</sup>,清光绪刊《荔枝记》(1884年)<sup>[14]</sup>,明万历刊的《金花女》<sup>[15]</sup>、《苏六娘》<sup>②[17]</sup>,清乾隆刊《同窗琴书记》(1782年)<sup>[18]</sup>。这些版本除了道光版外,均由台湾学者吴守礼分别于2001年(a、b、c、d)、2002年(a、b)和2003年重新校注出版。本研究所使用的是吴氏校注和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的版本。此外,还有龙彼得于1992年辑录出版的《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sup>[19]</sup>和台湾日据时期出版的《语苑》杂志<sup>③</sup>。

现代闽南方言考察的对象包括书面语料和口

语语料。书面语料使用的是台湾闽南语故事集语料库,具体包括台湾云林县、高雄县、台南县、南投县、宜兰县、苗栗县、彰化县、嘉义市以及沙鹿镇、大甲镇、东势镇、清水镇、外埔乡、新社乡、大安乡、石岗乡闽南语故事集,还有罗阿峰、陈阿勉故事专辑。口语语料来自泉州方言的一个点——惠安方言,为笔者调查所得。下文没有出处的例子都是来自惠安方言。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惠安方言里,“会通”和“𪔐通”各自都有3个不同的读音,分别是[e33 thaŋ33] [e33 laŋ33] [e24 laŋ44] [bue33 thaŋ33] [bue33 laŋ33] [bue24 laŋ44]。从[e33/bue33 thaŋ33]到[e33/bue33 laŋ33]只是为了顺口而产生音变的结果,并没有发生意义上的变化。一般而言,无论“会通”和“𪔐

① 表题为笔者所加。

② 尽管万历本《荔枝记》《金花女》《苏六娘》被公认是用潮州方言写成的戏文,但是作为闽南人的我们今天读起来并没有多大的障碍,如果说有差别,主要就是一些术语等方面的小差别。因此,我们认为直至万历年间,泉州话和潮州话还是极其相近的。林伦伦(2001)认为,今天生活在粤东地区的操潮汕方言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是从唐至明清不断迁移而由闽入潮的<sup>[16]</sup>。可以相信,直到万历年间泉州方言所反映的语言事实。

③ 《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刊印于17世纪初的明万历年间。《语苑》(1908—1941)是台湾日据时期(1895—1945)由法院发行,先后由6名资深法院通译担任主编的日语、闽南语学习月刊。

通”表何种情态义,都可以读为[e33/bue33 thaŋ33]或[e33/bue33 laŋ33]。但是,[e24/bue24 laŋ44]往往有特定的含义。

## 二、“会(得)通”结构的语义演变

“会(得)通”在明清戏文里并未见到,在几个“neg/affm + (得) + 通”结构中出现的时间最晚。“会得通”始见于1873年出版的*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sup>[20]</sup>。到了日据时期,其用例大量涌现,在《语苑》中出现了186个用例。

“会得通”最初的组合跟“卜通”<sup>[1]114</sup>一样,既是语用功能驱动,又是同义结构相互竞争的结果。“会通”是“会得通”的省略,始见于日据时期的《语苑》。尽管在《语苑》里,其用例比“会得通”少得多,但也有41个用例。不论是“会得通”还是“会通”,其使用数量都超过了“𡇗得通”“𡇗通”,但相差不多。“会得通”出现以后,其语义不断地发生演化。“会通”出现以后,一直与“会得通”相伴相随,其语义演变路径几乎是与“会得通”一致的。

### (一) 主语指向情态 > 中性情态 > 知识情态

1. “会(得)通”表主语指向情态。“ōe - tit - thang 会得通”在*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1873)里有如下义项:able to —; able to make arrangements to —。明显有表能力义项,属于主语指向情态。它是表主语指向情态的情态动词“会得”和“通”的同义组合。

情态动词“会得”在明刊《荔枝记》已经出现,但只是个别用例,在后来的明清闽南戏文才逐渐发展壮大。“会得”的主语指向情态见于明万历刊《荔枝记》和《苏六娘》,都只出现1个用例,在其他明清戏文并未见到用例,足见其发展十分缓慢。例如:

(1) 伯卿今旦受亏到只,值时会得风光。  
(伯卿如今受亏待到这里,什么时候能风光。)  
(万历刊《荔枝记》120.159-161)

情态动词“通”在嘉靖刊《荔枝记》十分

常见,其主语指向情态与“会得”同时见于明万历刊《荔枝记》和《苏六娘》。与“会得”有所不同的是,“通”的主语指向情态也见于清代戏文,但仅见个别用例。值得一提的是,“通”和“会得”的主语指向情态甚至出现于同一个例子。例如:

(2) 倘有差池,谁人通救你好?(如果出了什么差错,谁能把你救好?)(万历刊《荔枝记》43.24)

(3) 值时会得君病好,我身通替亦甘心。  
(如什么时候能让你的病好,我就是能替代你的病也心甘情愿。)(万历刊《苏六娘》5.25)

例3同时出现“会得”和“通”,两者跟例1、例2中的“会得”“通”都是表示具备某种能力。这表明,身为主语指向情态动词,“会得”和“通”此时开始处于竞争之中。不过,由于“会得”此情态义的发展曾经停滞,“通”此情态义的发展十分缓慢,直到清代末期的*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1873)才见到两者的同义组合。遗憾的是没有具体的例子,倒是在日据时期产生的《歌仔册》和《语苑》出现这样的用例(这2个语料都分别把“会得通”记为“𡇗得通”“能得可”)。同时,《语苑》一开始就出现表主语指向情态的“会通”(《语苑》用的是训读字,除了把“会得通”记为“能得可”外,也把“会通”记为“能可”)。例如:

(4) 是咱主公真洪福,荆州𡇗得通恢复。  
(是咱们主公洪福齐天,让荆州能恢复。)(《孔明献空城记歌》1.43-44)

(5) 若无勇气,就无彼快可改,若有过失,随时能得可改的人,实在是大本事的人。  
(如果没有勇气,就没有那么快改,如果有过失,随时能改的人,实在是本事大的人。)(《语苑》第7期10-36-7)

(6) 今讲来讲去相争亦是无采工,结局汝能可纳抑是没可纳,着讲起来。  
(现在说来说去争来争去也是没有用,结果是你能不能纳,必须讲出来。)(《语苑》第3期12-26-7)

这3个例子中的“𡇗得通”“能得可”“能可”都表示具备某种能力。

不仅如此,进入日据时期以后,“会(得)

通”又衍生出意愿义来。“会得通”此用法率先在《语苑》中出现,共有3个用例。在《语苑》中,“会通”还没有出现此用法,但是今日的惠安话可见此用法。例如:

(7) 若能得可拨工,与我做阵来去阮厝坐好否?(如果愿意抽空,跟我一起去我家坐好吗?)(《语苑》第3期2-2-1)

(8) 汝若会通甲我斗相共,我甲汝买一物件。(你如果愿意帮我忙,我给你买一样东西。)

后来,“会(得)通”的主语指向情态用法不断扩大使用范围,闽台闽南方言至今一直延续这一用法,不过更多的是表能力。需要指出的是,台湾闽南语故事集出现“会得通”用为主语指向情态的例子,而未见“会通”有用为主语指向情态语的例子。但是泉州惠安方言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常见的。例如:

(9) ……会得通逃生的就会得通逃生;袂得通逃生的,死去就死去啰。(……能逃生的就逃生了;不能逃生的,死去了就死去了。)(《清水镇闽南语故事集:一》158.8、9)

(10) 我会通甲汝相共修拽兮电脑。(我能帮你修理这些电脑。)

2. “会(得)通”表中性情态。“会得通”诞生于清末,在日据时期已经由表能力的主语指向情态演化出中性情态。这与“会得”和“通”的催化作用有莫大的关系。在明清戏文里,“会得”的主要用法是中性情态,“通”也已经发展出中性情态。在“会得”“通”尤其是“会得”的带动下,“会(得)通”迅速衍生出中性情态这一用法,而且在日据时期迅速发展为常见用法。拥有这一用法的“会得通”“会通”在《语苑》里就分别出现52个和20个用例。例如:

(11) 不拘现时干干一夜对北到南都能得可到……(可是现在从北到南只要一个晚上就能到)(《语苑》第5期7-26-2)

(12) ……世界的交通较利便,不论要去甚么所在,看是要搭轮船抑是火车,免若久都能可到……(……世界的交通比较方便,不论要去什么地方,看是要搭轮船还是火车,不要多久都能到达……)(《语苑》第5期7-25-2、3、4)

到了现代闽南方言,“会(得)通”主要是用来表中性情态的。例如:

(13) ……阮老母这桶的内面,有共我园金合银……咱生活少许会得通过啦……(……我母亲在这桶里面为我放了金子和银子……咱们的生活稍微能过了……)(《彰化县民间文学集:四》42.2)

(14) 即张床千大万大张,会得通/会通恁四兮人咧。(这张床非常大,能睡下你们四个人。)

例11至例14中的“能(得)可/会(得)通”都相当于“能够”,都表示施行某行为具备某一外部客观条件。

3. “会(得)通”表知识情态。由于“会(得)通”的中性情态义是迅速发展起来的,使用频率很高,所以在《语苑》里“会得通”也迅速发展出大量来自中性情态的知识情态用例,多达59个。相对而言,“会通”的用例少得多了,只出现5个。例如:

(15) 熟识人是不论甚么人都上少亦着一年一次去探问,彼是不止好的风俗,做如此就是能得可接相续大家的交谊的喇。(熟人是无论什么人都至少也得一年去探访一次,那是不错的风俗,这样做就是能延续大家的交情的呀。)(《语苑》第7期1-2-11)

(16) 世间拢是如此,唯有能守伊的品行的人,能可得着福气。(世间都是这样的,只有能守住她的品行的人,才能得到福气。)(《语苑》第24期8-59-1)

例15的“能可得(会得通)”是说者借助心理动词“想”来表达说者对延续大家的交情所具备的客观条件的判断;例16虽然没有借助“想”之类表估测的词语,但是说者是依据常理来对“人得着福气”所具备的客观条件做出判断的。

到了现代,惠安方言还时常出现这样的用例,而台湾闽南方言语料里已经比较少见了。当“会(得)通”表来自中性情态的知识情态时,除了可用于上述的句子,还可以用于反问句。例如:

(17) 一个菜会得通生些济?(一个菜能生出这么多?)(《大安乡闽南语故事集:二》



62. 14)

**(二) 主语指向情态 > 知识情态**

在闽南方言里,“会(得)通”除了由主语指向情态发展出中性情态,进而再向知识情态演化外,还可以由主语指向情态直接向知识情态发展。就历史语料来看,《语苑》已经出现32个用为表来自主语指向情态的知识情态的“会得通”例子了。例如:

(18) 此张批既然没晓得读,那能得可回答伊?(这封信既然不懂得读,哪里能回复它?)(《语苑》第18期6-63-9)

(19) 若能得可圆满解答各个去和解是第一好。(如果能圆满解答,让大家和解,是最好的。)(《语苑》第28期9-23-1)

“会通(能可)”出现表来自主语指向情态的知识情态的用例晚于“会得通”,始见于《语苑》第17期,而且用例不多,仅见3个。例如:

(20) 伊讲若如此,就向望能可成佛……(伊说如果这样,就希望能成佛……)(《语苑》第17期8-37-6,8-37-7)

例18至例20中的“能得可(会得通)”所具有的某种能力都是说者通过反问句或者陈述句对它们的真实性给予的否定判断或者肯定判断。而且反问句并不少见,常常是通过反问得出否定的判断。陈述句则往往需要借助“第一好(最好)”“向望”之类评注性词语来表判断。

在《语苑》里,“会得通”所表达的知识情态不仅来自表能力的主语指向情态,还来自表意愿的主语指向情态,但却没有发现“会通”有后者的用法,而该用法在台湾现代闽南语故事集更是见所未见,在惠安方言也是很难见到。例如:

(21) 你若能得可归家就真好。(你如果愿意回家就很好。)(《语苑》第29期12-65-8)

**(三) 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 > 道义情态 > 知识情态**

1. 中性情态 > 道义情态。可以说“会(得)通”情态义的发展是多向的。其中性情态又可以朝着另一个方向演化,即向道义情态发展。不过,“会得通”和“会通”的发展情况不一致。“会得通(能得可)”大概是到了《语苑》第17期才开始出现道义情态,而且此后陆

续出现该用法。例如:

(22) 此号做偏对一边去的人,亦能得可讲是不识时势的蠢人。(这种做到偏一边去的人,也可以说是不识时务的蠢人。)(《语苑》第19期4-40-11,4-41-1)

(23) 此种的水果能得可寄俾伊没?(这类水果可以寄给他吗?)(《语苑》第30期6-41-1)

例22、例23中的“能得可”都表许可,都是涉及对动作、状态或事件的影响表达一种指令。在例22里,说者对自己“讲是不识时势的蠢人”这一行为给出指令,许可自己施行这一行为。在例23里,说者对“此种的水果”是否“寄俾伊”等待听者的指令。

“会得通”在《语苑》里出现表许可的道义情态后又向表应该的强道义情态发展,不过用例较少,仅见3个。例如:

(24) 在统后的咱国民亦能得可参加经济战争。(咱们在非战区的国民也应该参加经济战争。)(《语苑》第19期4-19-4、6)

“会得通”无论是表许可,还是表应该,此类道义情态到了现代惠安方言都未曾见到了。在台湾闽南语故事集里,“会得通”表许可的只有1个用例,未见其表应该。

2. 主语指向情态 > 道义情态。“会通”在日据时期的最初阶段,常见的用法是表主语指向情态,此时还没有出现中性情态。后来,“会通”由主语指向情态迅速向中性情态发展的同时,也迅速向道义情态发展,但它首先是向强的表应该的道义情态发展。例如:

(25) 彼个狡猾的听了,更起贪心即想,蠢的若知着树仔脚的银已经被我掘无去的时候,得确不敢更埋彼个一千银,所以我昨日所掘彼个五百银的时候,能可更再埋藏彼个原位……(那个狡猾的听完,又起贪心就想,蠢的如果知道树下的银子已经被我挖走的时候,肯定不敢再埋那一千银子,所以我昨天所挖那五百银子,应该再埋藏到原来那个位子……)(《语苑》第5期8-47-5、6、7)

例25中的“会通”表应该,其从表能力的主语指向情态向表应该的强道义情态发展,实属比较罕见,但也不是没有理据的。有能力隐含着

应该发挥作用。当能力被隐含起来,凸显的是应该义,“会通”便实现由主语指向情态向道义情态的发展。“会通”的强道义情态义产生后,发展非常缓慢,在整个《语苑》只见2个用例,到了《语苑》第27期又发展出表许可的相对较弱的道义情态,该情态义发展得更为缓慢,直到台湾闽南语故事集也仅见个别用例。例如:

(26) 啊若生份人若来你就毋通开门,啊彼号着妈妈转你才会通开门。(如果陌生人来你就不能开门,必须是妈妈回来你才能开门。)(《台南县闽南语故事集:三》92.05-08)

倒是在惠安方言,例26并不少见。不过,例25在现代惠安方言已经见不到了。

3. 道义情态 > 知识情态。日据时期末期,“会得通(能得可)”从表许可的道义情态发展出知识情态,不过只出现个别用例。而在整个《语苑》语料甚至台湾现代闽南语故事集都未见“会通”有这方面的用例。例如:

(27) 在此时候能得可结成此款团体,此实在……大恭喜的事情吗。(在这个时候可以结成这样的团体,实在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嘛。)(《语苑》第33期4-28-5、6)

例27中的“能得可”所表达的知识情态是由道义情态发展而来的。说者首先推断“在此时候结成此款团体”是“台湾当局”许可的结果,然后依据事理对“台湾当局”许可的这一行为进行评判,显然是对“台湾当局”的指令性行为、指令性意图的真实性做出判断。

到了现代惠安方言,未见例27的用法,即未见“会得通”表来自道义情态的知识情态,倒是出现了有此类用法的“会通”。日据时期的“会得通”还是要借助表评论性的词语才能表知识情态,但是惠安方言的“会通”可以出现于带“哪[to24]”之类反问标记的反问句。例如:

(28) 恁小妹哪会通跟去奂齐日啊?(你妹妹怎么可能被许可跟去那么多天哪?)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现代闽南方言,“会得通”“会通”在与其他同义结构竞争中处于劣势。

### 三、“𪗇(得)通”结构的语义演变

“𪗇得通”始见于《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且在整个明代戏文里仅在该戏文出现2例;到了清代用例也不多,总共只有5例;进入日据时期,用例数量剧增,达143例。“𪗇得通”最初的组合跟“会得通”“卜通”一样,既是语用功能驱动,又是与“𪗇得”等同义结构相互竞争的结果。

“𪗇通”是“𪗇得通”的省略,跟“会通”一样始见于日据时期《语苑》。在《语苑》里,“𪗇得通”和“𪗇通”在使用频率上的差别跟“会得通”和“会通”之间的差别如出一辙,都是“𪗇通”的用例比“𪗇得通”少得多,但仍有相当的数量,共有31个用例。“𪗇通”出现以后,也一直与“𪗇得通”相伴相随。可以说,“𪗇通”的语义演变路径也几乎是与“𪗇得通”一致的。

#### (一) 中性情态 > 主语指向情态 > 道义情态

1. “𪗇(得)通”表中性情态。上述可知,“𪗇得通”是由“𪗇得”和“通”组合起来的。在嘉靖刊《荔镜记》里,情态结构“𪗇得”(明清戏文都把“𪗇”记为“袂”)有7个,其中就有4个表中性情态,2个表道义情态,1个兼具中性情态和道义情态两者意义,可见“𪗇得”主要表中性情态义。例如:

(29) 我脚痛,句袂得向行紧。(可是我腿脚疼痛,无法走得那么快。)(嘉靖刊《荔镜记》35.044)

(30) 无媒人袂得见伊面,共伊结托海誓山盟。(没有媒人,不能跟她见面,跟她一起海誓山盟。)(嘉靖刊《荔镜记》17.135-136)

在例29里,“袂得”表示说者因为“脚痛”,不具备“向行紧”的条件;在封建社会里,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婚姻必须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例30里,“袂得”表示说者因为没有媒人而不具备“见伊面,共伊结托海誓山盟”的条件。

“通”单用时所表示的中性情态义主要见于

“(NP)+通+VP”“(NP1)+有NP2+通+VP”“(NP1)+无NP2+通+VP”3种结构。第一种结构中的“通”直到顺治刊《荔枝记》才演化为中性情态<sup>[21]80</sup>,第二种结构中“通”的中性情态萌芽于万历刊《荔枝记》<sup>[22]89</sup>,而第三种结构中“通”的中性情态早在明嘉靖刊《荔镜记》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了<sup>[22]84</sup>。

“𡇗得”和“通”的中性情态在《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之前的明代嘉靖刊戏文的发展,为“𡇗得通”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始见于《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的“𡇗得通”,其中的“𡇗得”和“通”选择的都是中性情态义。中性情态动词“𡇗得”与“通”进行组合,旨在从肯定的方面进一步强调施行动作行为所具备的外在客观条件,并没有改变“𡇗得”的意义。例如:

(31) 去共恁官人说,员外有人客到,袂得通来。(去跟你家官人说,员外有客人来,不能去。)(《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之山伯会英台)

在例31里,说者就是员外本人,他向对方传递这样的信息:有客人在家,得招待客人,不能抛下客人而离开,因此不具备“来”的条件。

清代戏文5个“𡇗得通”用例有3个是在不同的版本中重复出现的,这样实际上就只有3个不同的用例,它们也全都表中性情态。例如:

(32) 阮哑娘便卜来,碍亚妈身上欠安,袂得通来。(我哑娘就要来,碍于她妈妈身体欠佳,就不能来了。)(顺治刊《荔枝记》17.059-06)

到了《语苑》,“𡇗得通”的中性情态义得到充分的发展,多达79个用例。“𡇗通”(《语苑》都把“𡇗得通”和“𡇗通”分别记为“没得可”和“没可”)一开始出现时都清一色地表中性情态,并且这样的用例在整个《语苑》里也有17个。例如:

(33) 不拘汝是已经返去了,巡查补又遇着无着日、无在得,如此生没得可通知伊……(可是你已经回去了,巡查补又遇到不对的日子、(他)不在,这样就没法通知他……)(《语苑》第3期附录1-20-10)

(34) 抑这有,因为有真多人来阮兜讨钱所以自昨昏暗到今没可返去呢。(还因为有很多人

来我家讨债,所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能回去哪。)(《语苑》第3期附录1-20-10)

例32至例34里的“袂得通”“没得可”“没可”都分别表示因为“碍亚妈身上欠安”“不拘汝是已经返去了,巡查补又遇着无着日、无在得”“有真多人来阮兜讨钱”而不具备“来”“通知伊”“返去”的条件。

在现代泉州方言尤其是惠安方言,“𡇗(得)通”表中性情态的用例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台湾和大陆部分闽南语区,“𡇗(得)通”已渐渐被其他同义结构替代了。

2. “𡇗(得)通”表主语指向情态。进入日据时期,闽南方言“𡇗得通”就发展出主语指向情态义。而“𡇗通”也很快就发展出主语指向情态义。例如:

(35) 伊是口舌真利,不拘我是嘴钝没得可讲到彼呢一流水。(他是巧舌如簧,可是我是口舌笨拙,没能讲到那么完美。)(《语苑》第3期附录5-166-7)

(36) 伊昨昏暗对九点外忽然间腹肚痛,到早起四点钟就续走腹,身躯痠痠续没可起来,我想彼敢是食伤多的了。(他昨晚九点多钟突然间肚子疼,到凌晨四点就拉肚子,身体酸软乏力,就没能起床,我想那恐怕是吃多了。)(《语苑》第5期10-25-8、9、10)

“𡇗得通”“𡇗通”的主语指向情态最早都出现于《语苑》发行初期,分别见于《语苑》第3期和《语苑》第5期。在整个日据时期刊行的《语苑》里,不论是“𡇗得通”还是“𡇗通”,表主语指向情态的用例都仅次于表中性情态的,分别达45个和8个,可以说,也是发展得相对比较快的。就是到了现代闽台闽南语区里,它们也仍然不同程度地被使用着,只是使用频率有越来越少之势。

表中性情态也好,表主语指向情态也罢,上述例子中的“得”出现不出现有细微的差别。“会/𡇗得通”较之“会/𡇗通”有更确定的意味。

在现代惠安方言里,“会通”和“𡇗通”不论表主语指向情态还是表中性情态,都分别既可以读为[e24 laŋ44] [bue24 laŋ44],也可以读为[e33 laŋ33] [bue33 laŋ33]。如果说这2种读音



有区别的话,那就体现在表主语指向情态上。前一种读音,倾向于表一种客观能力,如身体能力,而后一种读音则倾向于表一种主观能力,如创造力。需要指出的是,[e24/ bue24 laŋ44]只用于表主语指向情态和中性情态。

3.“𪔐(得)通”表道义情态。在日据时期,“𪔐(得)通”在表主语指向情态出现不久,又快速地发展出道义情态,表示不允许。但是“𪔐得通”表道义情态的例子并不多见,而“𪔐通”更是仅见个别例子。例如:

(37)是咧,军队也是警察,没得可照所想的做,在战场里敢不止艰苦。(是的,军队也是警察,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战场上可能不仅仅是辛苦。)(《语苑》第7期8-18-3)

(38)能使得讲是半生熟的,尚没得可讲熟老老。(可以说是半生半熟的,但是不可以说是熟透了。)(《语苑》第25期12-52-05)

(39)汝且复想看𪔐[伊心]是甚么等的人,汝与[伊心]争赢来讲啊没可丰神……(请你想想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你和他们斗赢的话,也不能得意……)(《语苑》第9期1-21-11)

从日据时期闽南方言到现代闽南方言,“𪔐(得)通”的道义情态不但没有得到发展,而且正逐渐走向消亡。在现代闽南方言里,“𪔐得通”已经很少用来表道义情态了,尤其是闽南地区的人几乎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语感了。而“𪔐通”表道义情态的例子在现代台湾闽南方言语料库里还偶尔出现,在中国大陆部分闽南语区也仍在使用,但是使用频率不高。例如:

(40)啊这百万舍,伊一百万的财产,加伊赫济,伊亦[𪔐]通讲,逮伊会着安呢。(这百万舍,他有一百万的财产,比他多那么多,但也不能讲,能跟得上他。)(《彰化县民间文学集:九》192.13、14)

(41)即项代志伊不爱度人知,恁𪔐通𪔐𪔐吼去甲人说噢。(这件事他不想让人知道,你们不能口若悬河去跟别人说呀。)

“𪔐(得)通”的道义情态之所以使用频率低,是因为其在同义竞争中处于劣势。

(二)中性情态>知识情态(来自中性情态)>知识情态(来自主语指向情态)

在《语苑》里,“𪔐(得)通”的中性情

态除了相继向主语指向情态、道义情态发展外,还有直接向知识情态发展,具体路径为:先是向来自中性情态的知识情态发展,而后向来自主语指向情态的知识情态发展,这是较为罕见的一种情态义演变路径。

由于“𪔐(得)通”的中性情态义在几个情态义中使用频率最高,发展得最为充分,因此“𪔐(得)通”的知识情态义首先是由中性情态发展而来的,同时来自于中性情态义的知识情态义,也是“𪔐得通”先于“𪔐通”发展起来的。例如:

(42)不拘无遇着彼号利便的机会可学遂没得可研究却有亦拘敢。(可是没有遇到那便利的机会学习,不能研究也是有可能的。)(《语苑》第13期9-31-6)

(43)试想古早时代纸真贵,贫穷人没可随便得着……(试想古代纸张很贵,贫穷人家不能随便得到……)(《语苑》第16期6-30-9)

相比之下,在《语苑》里,“𪔐得通”这方面的用例比较多,“𪔐通”这方面的用例比较少,分别为9个和3个。两者来源于中性情态的知识情态,都得到继续发展,都出现向来源于主语指向情态的知识情态发展的过渡阶段——来源于中性情态的知识情态和来源于主语指向情态的知识情态两可的并存阶段。例如:

(44)汝请的证人来问亦是能使得,不拘我看汝所讲的彼欸的歹查某,参伊住做伙,亦是永远没得可和好,宁可看破与伊离婚较好么。(你请证人来问也是可以的,可是我看你讲的那样的坏女人,和她住一起,也是永远没法/没能和好,不如索性跟她离婚比较好。)(《语苑》第14期9-23-2)

(45)是如此疇。如此事情真茹,恐见没可一下就能条直。(是这样啊。这样事情很乱,恐怕没法/没能一下子就理清楚。)(《语苑》第22期7-42-1)

例44、例45中的“没得可”“没可”都可以有2种解读,既可以分别解读为没有条件“和好”,没有条件“一下就能条直”,也可以分别解读为没有能力“和好”,没有能力“一下就能条直”。

在整个《语苑》,“𪔐通”出现例45之类两可的例子仅有1例,并未演化来自主语指向情



态的知识情态;“𡗗得通”出现例44之类两可的例子有2例,进而演化出来自主语指向情态的知识情态,不过也只出现3个用例。例如:

(46) 若是照本成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较按怎都没得可达成此个目的。(如果是按照原来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再怎么样也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语苑》第33期12-29-4)

到了现代惠安方言,不仅例42、例43、例46之类句子还时常见到,而且“𡗗通”也发展出来自主语指向情态的知识情态。例如:

(47) 伊种兮脚数,汝各度伊学十年亦𡗗得通/𡗗通学会。(他这种货色,你就是让他再学十年也是没能学会的。)

不论是表来自中性情态的知识情态还是表来自自主语指向情态的知识情态,或者是处于两者的过渡阶段,“𡗗(得)通”出现不出现“得”并没有什么差别。到了现代闽南方言,不仅“会得通”“会通”在与其他同义结构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𡗗得通”“𡗗通”在与其他同义结构竞争中也处于劣势。

#### 四、结 语

本研究通过对历史文献和现实方言的考察,全面揭示闽南方言来自于“(NP) + neg/affm + (得) + 通 + VP”构式的“会(得)通”和“𡗗(得)通”结构的语义演变历程及其所具有的理论价值。明清以来上述构式里的“会(得)通”“𡗗(得)通”在各个时期的语义分布可概括为表2。

通过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 “𡗗(得)通”“会(得)通”首先出现的是三音节“𡗗得通”和“会得通”。“𡗗得通”先于“会得通”产生。“𡗗得通”始见于《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其发展十分缓慢,在明清戏文只见到7个用例。“会(得)通”在几个“neg/affm + (得) + 通”结构中出现的时间最晚,其三音节始见于1873年出版的 *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不过发展得很快。“𡗗得通”和

“会得通”都是在日据时期得到大发展,用例大量涌现,且“会得通”用例的数量超过了“𡗗得通”,分别达186例和143例。

2. “𡗗得通”和“会得通”分别是由情态动词“𡗗得”“会得”和情态动词“通”组合而成的。无论是“𡗗得”和“通”的组合,还是“会得”和“通”的组合,都是出于语用的需要。

3. “𡗗通”和“会通”分别是“𡗗得通”和“会得通”的省略。两者都始见于日据时期《语苑》。在《语苑》里,“𡗗得通”和“𡗗通”在使用频率上的差别跟“会得通”和“会通”之间的差别如出一辙,都是2个音节的用例比3个音节的用例少得多,且“会通”用例的数量多于“𡗗通”,分别达41例和31例。

4. “𡗗得”“会得”和“通”组合为“𡗗得通”“会得通”后,便都各自凝固成一个整体,与其他同义结构处于竞争中,并沿着自己的发展方向演化。作为“𡗗得通”和“会得通”省略式的“𡗗通”和“会通”,彼此的结合更为紧密。“𡗗通”和“会通”出现后,都分别与“𡗗得通”“会得通”相伴相随。它们的语义演变几乎和它们的原式“𡗗得通”“会得通”是一致的,同时也跟它们的原式以及其他同义结构处于竞争之中。不可否认的是,“𡗗得通”“会得通”及其省略式“𡗗通”和“会通”的语义演变深受同义结构和情态动词“通”的影响,在它们的催化下,有的情态义发展势头迅猛。

5. “𡗗(得)通”“会(得)通”的语义演变都是多方向进行的。尽管“𡗗(得)通”“会(得)通”是一对反义组合,但是两者的语义发展路径存在较大的差异。“会(得)通”的语义朝着3个不同的方向演变:(1) 主语指向情态>中性情态>知识情态。(2) 主语指向情态>知识情态。(3) 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道义情态>知识情态(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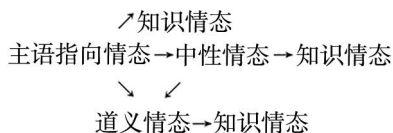


图1 “会(得)通”的语义演变

表 2 明清以来“会(得)通”“𩇛(得)通”在各个时期的语义分布<sup>①</sup>

语义 结构和用例	动力情态			道义情态			知识情态			
	主语指向		中性情态	许可/ 不许可	应该/ 不应该	来自能力	来自意愿	来自中、 主两可	来自中性 情态	来自道义 情态;许可
	能力	意愿								
语料来源	会 1/ 会 2	𩇛 1/ 𩇛 2	会 1/ 会 2	𩇛 1/ 𩇛 2	会 1/ 会 2	会 1/ 会 2	𩇛 1/ 𩇛 2	会 1/ 会 2	𩇛 1/ 𩇛 2	会 1/ 会 2
嘉靖										
万历;荔										
明刊										
万历;金										
万历;苏										
顺治										
乾隆										
道光										
光绪										
台湾;语	23/8	45/8	3/0	52/20	79/17	7/1	5/2	3/2	32/3	3/0
台湾;故	3/0	2/0		2/4	1/0	1/2	1/0		59/5	9/3
惠安	不少/ 不少	少见/ 少见	罕见/ 少见	常见/ 常见	常见/ 常见	未见/ 不少	未见/ 少见	不少/ 不少	1/0	3/0

① 空白表示未见用例。“来自中、主两可”代表“来自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两可”;“会 1”“会 2”分别代表“会得通”“会通”;“𩇛 1”“𩇛 2”分别代表“𩇛得通”“𩇛通”;嘉靖、明刊、顺治、乾隆、道光、光绪分别代表文中提到的各个时代的戏文;“台湾;语”“台湾;故”分别代表“台湾《语苑》”“台湾闽南语故事集”“惠安方言”。

“𡵓(得)通”的语义朝着2个不同的方向演变:(1)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道义情态。(2)中性指向情态>知识情态(来自中性情态)>知识情态(来自主语指向情态)(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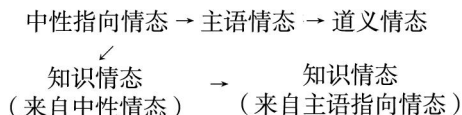


图2 “𡵓(得)通”的语义演变

关于情态义的演变, Palmer<sup>[7]</sup>、Bybee等<sup>[8]</sup>、Heine 和 Kuteva<sup>[23]</sup>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主语指向情态义>中性情态义>道义情态义>知识情态义。当然, 有时会跳过中间的演变环节, 比如, 主语指向情态义直接向道义情态义演变, 或者是主语指向情态义直接向知识情态义演变。在演变过程中, 还会出现2种情态义并存的现象。总体的发展倾向是: 非知识情态义>知识情态义<sup>[1]120</sup>。关于能性情态内部之间的衍生关系, 语言学界(如 Bybee 等<sup>[8]240</sup>; Van der Auwera, Plungian<sup>[24]</sup>; 范晓蕾<sup>[25]</sup>等)得出的结论相当一致: 主语指向情态>中性情态>知识情态; 中性情态>道义情态。同时, Sweetser<sup>[26]</sup>、Palmer<sup>[27]98-99</sup>等人认为, 道义情态(许可)和知识情态(可能)之间有衍生关系。“会(得)通”的语义演变符合人类语言情态义的演变共性。“𡵓(得)通”的部分语义演变也是符合“非知识情态义>知识情态义”这一人类语言演变共性, 但是其“中性情态>主语指向情态”演变路径不符合人类语言一般的演变路径, 反倒是与闽南方言的“不通”<sup>[1]120</sup>“无通”<sup>[2]50</sup>有相当一致的类型特征; 其“中性指向情态>知识情态(来自中性情态)>知识情态(来自主语指向情态)”也是较为罕见的一种情态义演变路径。

6. “会得通”和“会通”、“𡵓得通”和“𡵓通”的语义演变大同中有小异。这是它们内部发展不平衡和内部相互竞争的结果。三音节的各种情态义都先于两音节的发展, 一般都较之两音节发展得充分, 但也有例外。比如“会通”的道义情态义到了现代还有不少用例, 而“会

得通”到了现代已很难见到此类用例了。此外, “会通”缺少了发展为来源于表意愿的知识情态的环节, 其道义情态是源自主语指向情态, 与“会得通”的道义情态源自中性情态的不同, 且两者向道义情态发展的情况不同, 前者由强趋弱, 后者由弱趋强。又如在现代闽南方言里, “𡵓得通”已经很少用来表道义情态了, 而“𡵓通”仍在使用, 但是使用频率不高。

7. 到了现代闽南方言, “𡵓(得)通”“会(得)通”在与其他同义结构竞争中处于劣势, 且呈现出不同程度被其他同义结构取代的趋势。

#### [参考文献]

- [1] 陈曼君. 闽南方言“卜通”“不通”结构的语义演变[J]. 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112-121.
- [2] 陈曼君. 闽南方言情态结构“有通”“无通”的语义演变[J]. 语言研究, 2019(1): 40-51.
- [3] 陈曼君. 15世纪以来闽南方言助动词“通”的语法化[J]. 东南学术, 2019(2): 237-245.
- [4] WRIGHT. An essay in modal logic [M].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51: 1-2.
- [5] LYONS. Semantics: 2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681-682, 787-849.
- [6] PALMER. Modality and the English modals [M]. London: Longman, 1979: 35-37.
- [7] PALMER. Mood and modal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9-121.
- [8] JOAN BYBEE, REVERE PERKINS, WILLIAM PAGULIUCA.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9] 朱冠明. 情态与汉语情态动词[J]. 山东外语教学, 2005(2): 17-21.
- [10] 吴守礼. 明嘉靖刊荔镜记戏文校理(1566年)[M]. 台北: 从宜工作室, 2001a.
- [11] 吴守礼. 明万历刊荔枝记戏文校理(1581年)[M]. 台北: 从宜工作室, 2001b.
- [12] 吴守礼. 清顺治刊荔枝记戏文校理(1652年)[M]. 台北: 从宜工作室, 2001c.
- [13] 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 荔镜记荔枝记四种[M]. 北京: 中国戏曲出版社, 2010.
- [14] 吴守礼. 清光绪刊荔枝记戏文校理(1884年)[M]. 台北: 从宜工作室, 2001d.



- [15] 吴守礼. 明万历刊金花女戏文校理 [M]. 台北: 从宜工作室, 2002a.
- [16] 林伦伦. 粤东闽南方言与福建闽南方言的关系 [M] // 林继中. 闽南方言·漳州话研究.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304.
- [17] 吴守礼. 明万历刊苏六娘戏文校理 [M]. 台北: 从宜工作室, 2002b.
- [18] 吴守礼. 清乾隆刊同窗琴书记戏文校理 (1782 年) [M]. 台北: 从宜工作室, 2003.
- [19] 龙彼得, 辑. 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5.
- [20] DOUGLAS C. Chinese - 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 - Chew and Chin - Chew dialects [Z]. London: Trübner & Co 57 & 59 Ludgate Hill, 1873: 506.
- [21] 陈曼君. 闽南语“(NP) + 通 + VP”中“通”语义演变 [J]. 集美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16 (2): 74 - 84.
- [22] 陈曼君. 闽南语“无/有”结构中“通”的语义演变 [J]. 集美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18 (4): 83 - 91.
- [23] BERND HEINE, TANIA KUTEVA.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7 - 28.
- [24] JOHAN VAN DER AUWERA, VLADIMIR A PLUNGIAN. Modality's semantic map [J]. Linguistic Typology, 1998 (2): 79 - 124.
- [25] 范晓蕾. 以汉语方言为本的能性情态语义地图 [M]. 语言学论丛: 第 43 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26] EVE E SWEESTER.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7] F R PALMER. Mood and modal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the Modal Structures of “会/𡵓 (得) 通” in Southern Fujian Dialects

CHEN Manjun, KE Yirong

(School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bue (tit) thang 𡵓 (得) 通” and “(u) e (tit) thang 会 (得) 通” appeared first in three syllables. “bue tit thang 𡵓得通” first appeared in Ming Dynasty dramas, while “(u) e tit thang 会得通” first appeared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Both of them are based on the need of pragmatics, and are composed of the modal verbs “bue tit 𡵓得”, “(u) e tit 会得” and the modal verb “thang 通”, and greatly developed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era. “bue thang 𡵓通” and “(u) e thang 会通” are the abbreviations of “bue tit thang 𡵓得通” and “(u) e tit thang 会得通” respectively, both of which were first seen in the era of Japanese occupation. After the emergence of “bue thang 𡵓通” and “(u) e thang 会通”, their semantic evolution is almost the same as that of “bue tit thang 𡵓得通” and “(u) e tit thang 会得通”, and they are carried out in multiple directions. The semantics of “(u) e (tit) thang 会 (得) 通” has three evolution directions, and the semantics of “bue (tit) thang 𡵓 (得) 通” has two evolution directions. However,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three - syllable and two - syllable is similar with some differences. This is the result of their internal uneve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 competition.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u) e (tit) thang 会 (得) 通” conforms to the commonalities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language modal meaning.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bue (tit) thang 𡵓 (得) 通” not only reflects the commonalities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language modal meanings, but also reflects the type and ra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al meaning evolution of southern Fujian dialects. In the modern Minnan dialect, “bue (tit) thang 𡵓 (得) 通” and “(u) e (tit) thang 会 (得) 通” are at a disadvantage in the competition with other synonymous structures, and they tend to be replaced by other synonymous structures to varying degrees.

**Key words:** modality structure; modality; semantic evolution; southern Min Dialects

(责任编辑 陈蒙腰)